

萧山区老干部诗协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诗词选

大井山碉堡群

■曹福巨

日军碉堡兀阴存，萧山蒙难罪孽垣。
倭寇侵华添恶迹，萧山蒙难刻悲魂。
农田曾染无辜血，工事犹留残暴痕。
八十春秋穹宇立，警钟长响醒儿孙。
注：闻堰大井山日军碉堡群不仅是一种历史的回响，更是对当代人的警示。

太行铁血看雄师

■吴容

劫里红羊记旧时，洗兵八秩忆迟迟。
卢沟桥畔起烽火，宝塔山前立大旗。
延水军歌多壮气，太行铁血看雄师。
石头上伤心泪，化作波涛天地知。

中华一统庆祥和

■傅志刚

卢沟事变山河碎，八一宣言吹号螺。
地道地雷游击战，江南江北布天罗。
军民携手驱倭寇，国共同仇奏凯歌。
喜看东方龙崛起，中华一统庆祥和。

烽烟八秩忆卢沟

■萧祖能

烽烟八秩忆卢沟，血泪中原恨未休。
掳掠三光看日寇，吾谱五岳战春秋。
太行兵集争关隘，淞沪旗扬斗恶貅。
弹洞乡村遗迹证，泱泱大国岂能揉？

重温萧山抗战史

■卜列卡

日寇渡江南岸攻，瞬间古邑炮声隆。
飞机乱炸屠黎庶，流弹狂轰起贼烽。
政府卫城迁址守，军民杀敌奋戈冲。
纵然舍命山河泣，打败倭寇获巨功。

金陵屠劫恸神州

■邵勇

金陵屠劫恸神州，禽兽倭兵竟砍头。
朱雀桥边花草碧，乌衣巷口槽尸流。
千家共墓添殇鬼，万里同袍赴国仇。
肃立听钟心有誓，和平莫懈理戈矛。

勿忘国耻

■徐荣春

倭奴夜袭柳条湖，嫁祸入侵遭枉诛。
遍野残垣家破碎，连村劫火地荒芜。
可怜乡邑人头落，堪叹江山社稷殊。
知耻铭心怀国史，至今对岸念华腴。

浴血中华多壮烈

■王国钧

卢沟炮响报危情，举国同仇激愤生。
烽火太行淋弹雨，狼烟淞沪见豪英。
百团战役声威震，十面埋兵敌胆惊。
浴血中华多壮烈，败降日寇溃东瀛。

华夏如今非昔比

■尹子骏

八年抗战岁峥嵘，烽火燎原梦胆惊。
破碎山河民受害，沉浮大地国遭倾。
三军合力歼凶寇，两党并肩缚贼兵。
华夏如今非昔比，严惩来犯不容情。

富阳日军受降点

■楼金英

以升挥泪炸钱桥，为阻日军谋狠招。
心内依然好坚定，倭奴梦断乞求饶。

历史车轮谁可阻

■沈浩

和平波茨坦宣言，强盗投降认罪签。
昔日暴残无悔意，今朝法理岂容颠。
人间正道光明路，世上邪门险恶烟。
历史车轮谁可阻，天罡律律护桑田。

军民同仇驱倭寇

■钟校清

遍地烽烟晓月残，山河破碎碎间餐。
军民同仇驱倭寇，志士舍身献胆肝。
八载除魔存浩气，四方鼓噪似安澜。
家仇国恨应铭记，莫为巧言卸辮鞍。

抗战颂·满江红

■陈敏祚

八秩风云，英雄史，镰锤奋起。山河碎，哀鸿遍野，血淋千里。壮士横刀除荡寇，金戈铁马诛魑魅。扭危局，矛戟赤旗扬，风雷掣。

惊回首，仇未洗。金陵恨，常铭记。井冈燃星火，太行烽炜。大捷平型歼史册，台儿庄战剿倭鬼。宏图展，华夏起苍龙，寰球伟。

怀浙东抗战英烈

■甘宏德

雾锁钱塘烽火稠，四明锐旅展奇谋。
强攻敌堡横眉傲，游击倭奴热血酬。
跃马金萧扶社稷，挥师津浦别乡丘。
丰碑立处青山仰，浩气长随浙水流。

国家法定蒙灾日

■陈焕琪

忍忆当年暴寇侵，南京城里血飘腥。
奸淫妇女惊天地，杀戮良民泣鬼神。
阴府地曹冤魅哭，荒林野冢断魂吟。
国家法定蒙灾日，唤醒炎黄十亿心。

平型关大捷

■王为民

阻挡东倭敌鼓鸣，平型关隘自纵横。
绵延沟壑潜强旅，起伏峰峦隐劲兵。
出击枪音山谷响，冲锋军号鬼神惊。
千余日寇魂消散，八路军师扬抗旌。

夜航船

■孙道荣

人活一口气，水活一个“动”。

水若不动，它就死了。水当然不甘于死，它必须动起来，不惜一切动起来。比它低的地方，它就流过去，它才不在乎地位的高低；比天边还远的地方，它愿意千里迢迢赶过去，哪怕在半途之上，就干涸了，断流了，也在所不辞；哪里干旱了，缺水了，它就火急火燎奔过去，为土地和庄稼，带去生命；哪里失火了，它总是第一个勇敢地扑过去，以自己的柔弱之躯，将火浇灭，而宁愿自己被燃烧成一缕水汽。

水缸里的水，是水在坐牢。水缸的四壁，就是囚锁水的阴森的牢笼。水岂能甘心一辈子被囚禁？你拿瓢舀起来一瓢，那瓢水就动起来了，活过来了，它就会以它的鲜活回报你，滋润你。谁像司马光一样砸了缸，缸里的水就一下子全都活过来了，向四周奔涌而出，成为水的绝唱。即使一个被遗忘了的水缸，缸里的水也必要设法冲破牢笼，阳光会来拯救水，将它们蒸发，与扑火的水一样，水蒸气只是水的另一种生命状态，水的另一种活法。

不但水缸会禁锢水，那些四周没有活水来，水也逃不出去的水池、水塘，甚至湖泊，都可以说是水的牢房。越大的牢房，关押了越多的水。但不管你以怎样的方式，你都不能将水的心锁死，它只是在凝聚力量，打破枷锁，成为涌动的活水。

水只要动了，它就活了，活过来的水，一定会载歌载舞。

水的歌唱，是这个世界上，最动

水从来不死，永远不死。你所看到的那些静止的水，它只是还没有动起来，它在等待时机，蓄积力量，它总归是要动起来的。水一旦动起来了，这个世界就活了，热闹了，生机勃勃了。

水活一个“动”

听的歌声。如果是一滴滴个体的水，它的歌就是“滴答滴答”的；如果是水的小分队，它的歌就是“潺潺”“汨汨”的；如果是一条小溪，它的歌就是“涓涓”“淙淙”的；如果水汇聚成了一条小河，它的歌就是“哗哗啦啦”的；如果大部队汇合了，成了一条大河，它的歌就是一场震撼人心的大合唱，或“轰轰隆隆”，或“澎澎湃湃”，或“山呼海啸”。

水的歌声，从不会只是一个节奏，一个旋律，那未免太单调。从土里冒出来的水，它的歌是“咕噜咕噜”的；从石缝里钻出来的水，它的歌是“啾啾啾啾”的；从水管里滴下来的水，它的歌是“叮叮当当”的；从天上落下来的雨水，歌喉最美，变化多端，春雨的歌是“淅淅沥沥”的，夏雨的歌声则是“噎噎噎噎”的，秋雨的歌声是“丝丝瑟瑟”的，冬雨呢，又是“冷冷冽冽”的，雨的四季歌最是分明。

水一旦舞起来，更是多姿多彩，迷倒众生。你能想到的形态，你想象不出的舞姿，水都能惟妙惟肖地给你展现出来。有的水，飘成一条线，它是飘逸的；有的水，盘旋围绕，它是婀娜的；有的水，跌宕起伏，它是奔放的；有的水，前呼后拥，它是荡气回肠的；有的水，排山倒海，放浪不羁，它是狂野的……

这个世界有多少种状态，水就有多少种状态，舞起来的水，是活力爆棚的水，是谁也抵挡不住的水。水在清澈时的舞蹈，它是文艺的，小资的，内敛的；而混浊了的水，奔涌起来的水，它的舞蹈就如脱缰的野马，必得

将它所有的野性都释放出来，地动山摇，天昏地暗，摧枯拉朽，直到它舞累了，疲倦了，尽兴了，它才会落幕，安静下来。当水舞起来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只有两个角色：舞者水，而万物皆为观众。

水只有两个状态：静和动。安静的时候，水在睡眠，发呆，或思考。这时候的水，是哲学家。水休息好了，思考完了，它就要动起来了。“动”，才是水的永恒主题，是水之为水的宿命。

水想怎么动，它就怎么动。它可以浮，也可以沉。可以缓缓流淌，也可以奔涌倾泻。可以舀，可以盛，可以捧，也可以泼，可以洒，可以溅。温柔的时候，它像个淑女一样，微微地漾，粼粼地闪，羞羞答答地荡；撒起欢的时候，它像个泼辣的村妇一样，奔涌，翻卷，涤荡；而它一旦震怒起来，冲刷，泛滥，淹没，冲毁，让万物在它面前瑟瑟发抖。

水从来不死，永远不死。你所看到的那些静止的水，它只是还没有动起来，它在等待时机，蓄积力量，它总归是要动起来的。水一旦动起来了，这个世界就活了，热闹了，生机勃勃了。



扫一扫听一听 更多精彩内容

朝花夕拾

■高雨薇

三代人，一把“锄头”。它从外公布满老茧的手中递出，在外公与惊涛搏斗的岁月里淬炼，在父亲精耕细作的指尖焕发新生。荒涂变沃野，盐碱地崛起花木城——这片土地，是萧山儿女用信念、汗水乃至生命镌刻的无字丰碑，是“奔竞不息，勇立潮头”的困垦精神最滚烫的注脚！

一把“锄头”的接力

车轮碾过平坦的观十五线。外公枯槁的手轻抚车窗，浑浊的眼眸里，映着窗外连绵的苍翠苗木，也翻涌着岁月的波涛。他低沉的声音，将我们带回那片被潮水反复涂抹的起点。

“1949年春天，你外公，推着一辆吱呀作响的独轮车，”外公的声音仿佛也沾上了旧日的泥泞，“碾过了荒滩上的第一道车辙。铁锅、棉被、锄头、土箕、扁担——这就是他全部的家当，从头蓬，一头扎进了这片望不到边的江涂。”

“滩涂啊，芦苇比人高，潮水退了，留下油亮的淤泥，能陷下半条腿。他在江堤下搭个草棚，就成了家。那独轮车，运土、运石、运芦苇，日复一日，车辙印下去，潮水抹平它，可你外公的脚印，硬是在这片死地上踩出了活路。”哎呀的车轮声，在我耳边回响，那是拓荒时代悲壮的序曲。

车行至十二工段，外公眼中骤然迸发出光彩：“停一下！73年，我接过了你外公的锄头，也接下了跟天斗、跟潮斗的命！”他深吸一口气，仿佛又嗅到了盐碱地的苦涩，“那时的日，雨水汪汪，晴天白茫茫！钱塘江的潮水是吃人的猛兽，一扑上来，碱沙地就像豆腐块一样坍下去，大埂说倒就倒！苦啊，住的是油毛毡搭的草棚，吃的是白菜炖粉皮，夏天茅坑边蚊子能咬死人！扁担、箩筐、木夯，还有这把锄头，就是我们向钱塘江讨饭吃的家伙！”

“台风一来，那才叫拼命！”外公的声音陡然拔高，带着金属般的铿锵，“狂风暴雨，潮头像山一样压过来！管你是刚下工还是值守的，一声号子，大家手挽手就往潮头里跳！用身体当桩子，用人墙挡浪头！冻疮裂开，血水混着泥水……冬夜冷得刺骨，可心里那团火不能灭！跟潮水抢工期，就是跟阎王抢命！有一次浪花沟水急得吓人，几个女同志急哭了，谁不怕？一个浪头劈下来，命就没了！怕？怕也得顶上去！出来几个，就得回去几个！‘我命由我不由天’？嘿，那是用扁担土箕，一担一担，从龙王爷嘴里硬生生抠出来的地！”外公的话语，裹挟着钱塘潮的怒吼与生命的呐喊，撞击着我的胸膛。远处，现代化收割机的轰鸣，与年轻人黧黑脸上的笑容交织，父亲轻声叹道：“没有这血肉筑成的围垦，哪来这沉甸甸的麦穗？”

父亲也接过了“锄头”。这“锄头”不再是冰冷的铁器，而是浸透祖辈血汗的精神图腾。他在父辈夺回的土地上，耕耘着绿色的希望——苗木。天不亮出门，深夜归来，为嫁接新品种废寝忘食。“苗木如人，贵在恒心！”父亲的话，刻在我心上。看他夏天为苗木遮阳，冬天为它们裹草防寒，那份专注与呵护，源于对脚下这片用命换来的土地最深沉的敬畏与感恩。他要让这土地，开出最美的花。

如今，国际花卉苗木博览会在此绽放，世界客商云集。站在这片被三

代人汗水浇灌、从荒滩蜕变的繁华热土上，我仿佛穿越时光：看见外公推着独轮车，在泥泞中蹒跚；看见外公在滔天浊浪前，挺起血肉之躯；看见父亲在晨曦微露的苗圃里，俯身倾听草木生长的声音。

三代人，一把“锄头”。它从外公布满老茧的手中递出，在外公与惊涛搏斗的岁月里淬炼，在父亲精耕细作的指尖焕发新生。荒涂变沃野，盐碱地崛起花木城——这片土地，是萧山儿女用信念、汗水乃至生命镌刻的无字丰碑，是“奔竞不息，勇立潮头”的围垦精神最滚烫的注脚！

夕阳熔金，波浪翻滚。外公佝偻的剪影与父亲挺拔的身姿在余晖中重叠、融合。我蹲下身，深深捧起一杯温热的泥土。这捧土里，沉淀着外公独轮车上的汗珠，凝结着外公跃入激流时的勇毅，饱含着父亲指尖摩挲苗木的专注，更回荡着万千围垦者战天斗地的号子！它如此厚重，如此滚烫。

麦浪低语，诉说着未完的史诗。这柄无形的“锄头”，这腔奔竞的热血，已传递到我的手中。站在父辈用肩膀托起的时代高地，眺望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壮丽图景，我辈少年，定当将这围垦的基因融入血脉——以知识为犁铧，以创新为种子，在新时期更广阔的土壤上深耕不辍！为了脚下这浸透先辈热血的家园，为了心中那冉冉升起的强国梦想，我们，接续奋斗！

■长风

背包一族

我举起手机，想要将这美景定格，一只水鸟掠过湖面，悠闲地飞翔着，忽然使我想到，自在从来不需要理由，心若静了，处处都是桃源。

在西湖边看风景

四月的西湖，在江南春风的摩挲下，犹如一块温润的碧玉，明亮鲜艳，静静地躺在杭城的怀抱里。

湖滨公园附近的水域，游鱼最是活泼。它们成群结队，在清澈的湖中穿梭，时而聚作一团乌云，时而散作满天星星。小孩子们在栏杆边，将手中的面包屑洒向水面，顿时激起一片欢腾。

音乐喷泉的喷口露出湖面，鸟儿们，长脚鹭鸶、野鸭、鸳鸯，缩着头，沐浴着和煦阳光。岸边泊着好多小划船，船娘在岸上兜揽生意，绵长的吆喝声里，是吴侬软语中流淌着的诗意。遥想张岱一定是坐着这样的小船，在游历了湖心亭后，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《湖心亭看雪》。

湖畔的香樟树下，是另一番景象。

固定在小桌子上，准备实况录像。

热闹的场景吸引了许多游客，有的眯眼细听，手指在膝头轻轻打着拍子；有的驻足凝望，虽听不懂词句，却被那悠扬的旋律吸引。一些上了年纪的杭州人坐在自带的小板凳上，手拿茶杯，肩背挎包，神情怡然。一位中年男子挤进来坐在音响边上，摄像的阿姨过来“维持”秩序，说挡住音响了，换个地换个地。

午后的阳光穿过林梢，在青石板上留下斑驳的影子。湖上薄雾轻笼，游船往来，集贤亭上，游人如织，宛若一幅水墨丹青。我举起手机，想要将这美景定格，一只水鸟掠过湖面，悠闲地飞翔着，忽然使我想到，自在从来不需要理由，心若静了，处处都是桃源。

湘湖新苗

■孙韵涵

看着爸爸拿着大包小包行李，我忍不住鼻子一酸。我多想留住他，多想让他再陪我一会。可是我知道，他的心中装着使命，装着责任。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他是与好多同志一起去的。他们是在为那曲人民带去健康与希望。

奔赴雪域高原的爸爸

那天，我刚回到家，妈妈就告诉我，爸爸要去西藏工作了，而且一去就是一年半！我不禁泪如泉涌：“妈妈，爸爸能不去吗？”

爸爸是一名医生，被藏前几天，他特别忙碌，一边紧张地整理行李，一边还要完成医院里的最后几项工作。临行前一天，他还去医院上了最后一天班。今天清晨，天刚刚亮，他就带着行李匆匆离家，踏上了前往雪域高原的征途。

我不要这个家，他是从“小家”奔向了“大家”！他要去的地方是西藏那曲。听去那里工作过的人说：“远不过阿里，苦不过那曲。”那曲市，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，是全国海拔最高的地级市，被称为“世界屋脊的屋脊”。海拔最高，氧气稀薄，天寒地冻，条件十分艰苦。但爸爸说，他是一名共产党员，高原上的群众需要医生，他义无反顾！临行前，爸爸回过头望了我一眼，那一刻，我仿佛从他的眼神里读出了千言万语，但最后只从他嘴里蹦出两个字：“听话！”

看着爸爸拿着大包小包行李，我忍不住鼻子一酸。我多想留住他，多想让他再陪

我一会儿。可是我知道，他的心中装着使命，装着责任。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他是与好多同志一起去的。他们是在为那曲人民带去健康与希望。

我站在门口，看着爸爸的背影渐渐远去，心里默默地说：“爸爸，你要照顾好自己，高原上很冷，记得多穿衣服，记得按时吃饭，记得……早点回来。”

几天后，我的期末考试成绩出来了，我把我四科四个满分的喜讯发给爸爸，他立刻回了一个笑脸，一个大拇指，并附上一句话：“我为你骄傲！”

爸爸，你才是我的骄傲，是我心中最伟大的英雄。爸爸，你在西藏不用牵挂我们啦！你就全心全意工作吧！你放心，我会听妈妈的话，好好学习，照顾好妈妈和妹妹，也会照顾好好自己。爸爸，我们会等你回来，我们再一起去湘湖放风筝，一起去公园看花开，一起窝家里过一个团圆的节日。

奔赴雪域高原的爸爸，祝您工作顺利！我会天天想念着你，等你凯旋那一天，我一定在车站接你！

（作者系高桥小学506班学生）